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形容童话，我以为再恰切不过。这种力量源自于另一种与现实不同的新的生活的期盼。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期盼，使纯美的文字写下来，白纸黑字，印证还有一个世界，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理想世界，那里，同样有美的存在；那里，万物有灵。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是文字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更是童话的力量，此话并不由我发明，高尔基曾言，童话的幻想“打开了通向另一种生活的窗子，在那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就可考的文学记录而言，童话至少存在千年以上，如果古代神话与民间故事也算童话之类的话，人类童话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不论，就个体言，几乎每位成人的文学习得，都从童话开始。我记忆深刻的便是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善良，王尔德《快乐王子》的无私，而普希金《渔夫与金鱼》告诉我们什么是节制，科洛迪《木偶奇遇记》告诉我们一定要诚实。我们最初的童萌教育，正是通过童话完成的，如果没有童话，我们也会成长，但可能会长成另外的样子。所以，我认为童话是一个人的最初人格的老师，如果人类没有童话，人类也会存在，但是人的心灵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童话，是儿童文学的灵魂，而且，我以为，它同样是一切文学的灵魂。所以说，设若没有童话，我们也有童年，我们也会成人，但是，设若没有童话，我们的灵魂也许，不，一定会是另外的样子。

于此，我认同于“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这是穿越了现实与自然的力量，是非现实，是超自然，是与魔幻牵手、与灵性结伴的力量，是一种来自自由、天马行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金波先生的《我们都是小绿人》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我们都是小绿人》是金波“我喜欢你”系列之一，也是“小绿人”系列的第三部，是《追踪小绿人》和《又见小绿人》的续篇。变成小绿人的旅程，暗喻了生命中必然的一个历程，对于这个旅程而言，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认知世界的好奇，或者重建家园的勇敢，我们更需要一种成长的自信，一种对于自我能够完成生命中华彩乐章的绝对的信心。金波以铅华洗尽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一种仰望的奔跑，一种有目标的奔跑，一种不怕重重困难的一往情深的奔跑，这种信念，能使我们的生命跨越万水千山，能使我们填海造田，使我们不只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童话述评：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

□何向阳

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还能获得一种俯瞰世界的远阔的视野，“我”由此，“获得了两种身份”，“有了两个世界”。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和转换，一切宛如生命的自然行进。

好的童话必然是带有精灵气的，而这精灵之气，却是由人完成的，人与精灵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个群落，他们之间可以互换，金波童话的可贵不仅在教会了我们专心致志的信念是达成一切目标的前提，而且寓言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灵魂的存在。左弦《住在房梁上的必必》中的“必必”，正是这样一种灵魂式的存在。必必原住在的一所小房子里与康外婆、狗拉拉相依为命，但城市扩建高楼群起，小房子推掉了，康外婆搬走了，必必留恋于往日的温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温暖，但他并没有在历史的必然进程中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站在高楼之顶，他像巨人一样地站立，只是为了给高楼上的孩子送去一个美丽的梦。这个童话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变迁，在这样的过程中势必会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伦理的东西被解构掉，而必必一代也势必会体察到社会变化中的人情冷暖、苦辣酸甜，但必必一代并不悲观，而是勇敢地站起来，从小房子必必变成了高房子必必，虽然他的形态有变，但是他的职责仍是不变的，他小心地保留着那些美好的梦，将它们送给高楼大厦中睡梦中的孩子们。这个梦，关于历史，也关乎未来。好的童话，必有精灵在。必必就是这样一个精灵的化身，他有着对现代化进程的必要的反思，又有着对美好生活的纯洁的向往，他的失落，他的憧憬，都是那么地令人心动，读之含泪不语，却又破涕而笑，正如书中所言，“……走了的，会以另一副模样回来；离去的，会以另一种声音重生；消失的，会在另一个时刻出现”。如此，生命的复杂、丰富与不朽，都在这张白纸上展开。

神奇、美妙、虚幻，却又真实、亲切、可信，从

而收获纯净、美好和善良，这个过程，却是上下求索、苦尽甘来的。汤汤的《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给我们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这部童话集，包含《一只蛤蟆叫太阳》《喜地的牙》《青草国的鹅》三部童话。三个故事里最打动我的还是《喜地的牙》，欢天与喜地姐弟两人求学的平静日子，被喜地的换牙打断了，喜地换牙换得惊天动地，不但发烧、大发脾气、性格大变，而且身体也发生了多处变异，在换牙过程中，喜地越来越丑，越来越可怕，给家里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学不能上了，家里也成了战场一般，最终家人们拒绝了兔子人的一再来访和将喜地带走的请求，而是让暴烈如恶魔般的“怪物”喜地留在身边，帮他渡过成长的一个个难关，从而使一个健康的喜地破茧而出，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男孩的样子。童话向我们揭示了成长的秘密，成长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依赖于环境才可完成，如果喜地处在一个家人遗弃的环境里，那么喜地的换牙便真的成了一个做不醒的噩梦，但家人的爱心爱护与不离不弃，最终战胜了来自于我们身体内外的恶魔，从而使成长之痛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刘海栖的《没尾巴的烦恼》，写的也是成长，这部以小老鼠壳儿为主角的童话充满童趣，叙事从容不迫而又引人入胜的功力，来自于作者世事洞明后的人情练达。刘海栖以洒脱、逍遥的笔调，通过对老鼠一家艰辛创造幸福生活的记述，塑造了成长中的小鼠壳儿活泼可爱的难忘形象与欢快率真的可贵性格，老鼠壳儿可爱到练习霹雳神尾功不小心被树上的松鼠掉下玻璃而切断了尾巴，从此烦恼开始；童话更可爱的是写到壳儿的爸爸鼠面与妈妈鼠花家庭建设中的互敬互爱，正是有这样安稳的家庭，小鼠壳儿才可能有无限发挥的创新性。整部童话显现出纯正的艺术品位与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将其勇敢乐观、独立自主的优秀品质与质朴真诚、豁达慷慨的价值取

向融入轻松展开故事情节，从而达到了整部作品妙趣横生，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与魔力与灵性结伴，童话的另一个特点不仅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身份切换，还在于它常常赋予“物”以灵性。“通灵”，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萧荻《住在先生小姐城》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本。这部童话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本。它的通“灵”不在于外在的魔力，而在于事物和物体、物质本身便有其内在的魅力。比如1先生，他“喜欢立正”，走路飞快，喜欢冒险，而又异常认真，“干什么工作都要1是1，2是2，来不得半点马虎”。比如B小姐，她挺着怀孕的肚子，以既快乐又焦虑的心情等待着B B的出生，还有问号先生，感叹号小姐，2小姐与A先生，他（她）们各有性格，各有心情，各有苦恼，也各有憧憬，我感叹于作者的智性与幽默，他竟然将这些标点符号、英文字母等在大人小孩眼里一看看似极端枯燥的“物质”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这个先生小姐城简直就是个神奇美妙的世界，这里的居民都是由人格化的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以及我们先前认为的没有生命的符号构成的。一个个拟人化的故事，焕发着艺术的首创精神与自由而无畏的力量。化平淡为神奇，这可能正是童话作家的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何来？或正如别林斯基所言，“这是一种天赋。这里不仅仅要求有才能，而且还要求有某种天才……培养一个儿童作家需要很多很多条件：需要有一颗天惠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般天真无邪的心灵；需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洞察事物的敏锐目光；不但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还要有生动活泼、富于诗意、能够以活生生和光彩夺目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能力。”以光彩夺目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能力，源自于内心的明净与虔诚，在这一点上，萧荻固守纯真而拒绝“成熟”，如果成熟意味着失却纯真的世故，那么，他

宁愿做一只停留在青蛙童年状态的“蝌蚪”。

艺术与孩子一样，需要我们细心呵护，而拥有一颗孩子的心，才可能具有一颗爱孩子的心，这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并不深奥。吕丽娜《对着一千颗星星许愿》写了一个不相信愿望的女孩小蓝，经由外婆的童话——绒布熊、红木马、小提琴的各个愿望的坚持与实现，而终于相信了愿望的存在和“不光要有愿望，还要为愿望付出努力”，“不光要有愿望，还要相信自己”，更要在实现愿望的路上，“要一心一意！一口气爬上山顶，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停下！”正是由于这些等待、坚持与寻找，童话里的主人公看到了另一扇门，“有时候，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之间，会突然出现一扇神秘的门，通过这扇门，你就能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啦！”小蓝合上了外婆专为她写的故事书，那些儿时的玩具在她的记忆里——一复活，这些记忆中的珍宝指明了她寻找未来梦想的通道，并同时也找到了坚持愿望的力量。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张秋生《会说话的稻草堆》中，他的小巴掌童话深受少儿的喜爱；也存在于杨老黑《阿皮奇遇记》里，他从中国民间乡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原创的中国菜式，让人眼前一亮；当然，还有商晓娜《小木耳和微笑的信》“真美丽”、骆平的“隐身草”、郑允钦的“超级大赢家”、常星儿的“瓦罐公”、鲁冰的“戴胜鸟”，郝天晓的“小猫侠”、李俊丰的“骑风马的雪孩子”、周古平的“九头鸟”等一系列鲜明的形象，以及英娃《白雪图书馆》、余雷《风的名字叫后来》等动人的故事，更有安武林、肖定丽、杨净、流火、相连子、钱欣荣、张锦晗等人的优秀作品，正是他们，使得这种力量穿越了人与人之间心的壁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自我、认知世界的窗子。风就这样吹进来，自由而无畏；风就这样迎面吹，带给我们的是“人生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的美好乐趣与巨大欣慰。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述评

最是青枝与绿叶

□彭学明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述评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是为45岁以下的儿童文学作家设立的奖项。意在褒奖新人，提携新秀，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创作更好的儿童文学。第九届全国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共有103件作品参评。分小说、散文、诗歌、科幻、童话、幼儿文学六大门类。可谓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队伍整齐。这些参评作家，既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无名新秀，也有成绩斐然，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青年作家。比如陈诗歌、周静、赵华、汤萍等，就是在儿童文学界广为熟知的青年作家。

本屆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品质优品高，佳作不少。虽然是单篇作品，篇幅短小，但最后入围的几篇作品都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一点不逊色于长篇。遗憾的是，获奖名额太少，最后只有陈诗歌和他的《风居住的街道》夺冠。103：1，可见此奖的含金量。

陈诗哥《风居住的街道》，用极为灵动的文笔、极为天才的想象和极为精巧的构思，把无色无味和无形的风，描绘得有形有色、有味有致，各种各样的风“情”、风“物”与风“光”、风“景”，都通过风和一条街道，琳琅满目、生动美丽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在这里，作者借风写街道，借街道写风，风和街道浑然天成，融为一体。街道是风的，风是街道的，风和街道，既相映成趣，各有其美，又柔情蜜意，美美共享。读者的心灵，也像被风洗过了一样，变得异常纯净、清新和美丽。

整体而言，短篇佳作的参评作品里，除了诗歌和幼儿文学相对薄弱和逊色一些外，小说、散文、科幻、童话都能够时常打动我们，让人发出赞叹。无论是写乡土还是城市，无论是写天上还是人间，无论是写实还是科幻，都有奇思妙想、神来之笔，都弥漫着童话般的清新和美丽。有爱，有情，有趣，有意，展示了儿童文学特有的宁静、清纯、诗意和美妙。

周静的小小说《亲爱的皮匠爷》，讲述的是一个做皮匠的舅爷与一个乡下小女孩的故事。做皮匠的舅爷因时常外出做手艺，四海为家，见多识广。小女孩就常常期待着舅爷回来，给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就这样极为简单的一个讲，一个听，却因为作者超强的叙事功力，让讲述情趣盎然，活色生香。皮匠爷嘴里的世界，就是孩子心里最神秘的渴望，最简单的快乐和最甜蜜的幸福。祖孙隔代的亲情，在作者诗意的描述中格外温馨和温暖。

赵华的科幻小说《小猪的宠物》，采用的是复调叙述。患病的小女孩家境贫寒，父母要卖掉小猪凑钱治病。正当小女孩为小猪的命运担忧发愁，不知所措时，巧遇智慧生物人从天而降。小女孩求智慧生物人将小猪带走，智慧生物人却要求小女孩做小猪的宠物才能把她们一起带走。于是，小女孩作为小猪的宠物一起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智慧生物人为小女孩感动，不但救了小猪，还治好了小女孩的病。人与动物，天上人间，和谐相处，共善共美，让人感动。

张忠诚的小说《接年饭》，是关于留守儿童的。改革开放的大潮，把农村掏空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接年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摄取姐弟俩独自在大年三十接年饭这一东北习俗，对聚焦弟俩年复一年孤独凄凉地等待父母回家的身影，心酸而温馨地给读者留下了感动和思索。

小何丁丁的童话《白公山的刺梅》，是关于父子情的。勤劳的父亲，每天到白公山砍柴维持一家生计，每天砍柴回来时，父亲与白兔精下棋给孩子们赢来的刺梅，是孩子们欢乐的盛宴。刺梅带给孩子们的惊喜，刺梅带给孩子们的友谊，刺梅带给孩子们的父爱，让读者身不由己地沉浸在美丽的乡村图画和乡村情感里。特别是刺梅下饭的精彩描写，真是色味俱全，口舌生津。

王勇英的小说《大脚板老师有办法》，是一首独具一格的乡村教育田园牧歌。洪灾毁灭后的学校，师生们失去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却没有失去信念和信心。一间流动的教室，一群成长的学生和一个智慧的老师，抒写了农村教育的艰辛与苦涩，农村教师的乐观与智慧，农村孩子的烦恼与快乐。老师别出心裁地用花草、蔬菜 and 树林装点的天然教室，以及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点燃了孩子们濒临绝望的心灵，赋予了孩子们乐园里的快乐。那些鲜花绿草不仅装点教室的美丽，而且种植学生的希望。

汤萍的童话小说《獾的葡萄酒》，讲述的是信念与执著。收到风的信笺的“我”，遇到了一只失去孩子而痛苦的獾和三角能够让人忘记痛苦的葡萄酒。而獾和“我”喝了葡萄酒的酒后依然无法忘记痛苦。于是，獾与“我”相互搀扶取暖，共同坚持坚守，终于明白了痛苦磨难的意义，赢得了心灵的快乐和崭新的生活。

此外外向的散文《牧羊时》、秦锦屏的散文《没有落叶的城市》、舒楚辉的小说《和陌生人共进下午茶》等，也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第九届全国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不少作品都以空灵美妙和诗意的艺术想象，接了天“气”；以爱、善和真情，接了人“气”；以真切、厚实，接了地“气”；是儿童文学的希望及未来所在。

但是，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也不是篇篇珠玑，完美无缺。一是有的门类非常薄弱，比如诗歌和幼儿文学，我们没有看到令人耳目一新或眼睛一亮的作品。二是有的作品成文欠火候严重。虽然是儿童文学题材，但其叙述方式是成人的视角，成人的情感和成人的口吻或语序，严格地说，算不上儿童文学，只是成年人的童年记忆。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不但要接天“气”，人“气”和地“气”，更要接童“气”，没有童“气”的文学，就不是儿童文学。有了天“气”，人“气”，地“气”和童“气”，儿童文学才会更加根深叶茂、生机勃勃，才会永远是青枝绿叶、百尺竿头。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散文述评：

一路风景看散文

□吴 然

在儿童文学领域，散文虽说不上小说、童话那样热闹而引人注目，绝对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应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门类。

申报参评第九届“儿奖”的散文集有19部，还有6个单篇参评“青年短篇佳作奖”。这些书册和篇章，显然远远不是近3年来所结集出版和发表的儿童散文的全部。但是这些书册和篇章，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近3年来儿童散文的一路风景，看到活跃在儿童散文文苑的散文家们可爱而亲切的身影。这里有年长的樊发稼、张锦晗、赵郁秀、张寄寒；有中青年散文作家徐鲁、张洁、汤素兰、萧萍、陆梅、韩开春、毛芦芦、刘第红，以及年轻的孙卫卫、李姗姗、向迅等等。他们带着各自散文的色彩、声音，以及自然的与人世的温情，组成独具魅力的散文方阵，受到评委们的热切关注。

孙卫卫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安静地读书，安静地写作，和他的“乡党”安武林，经常在一起买书、淘书，乐此不疲，乐不可支。曹文轩说他是“一个沐浴在书香里的人”。孙卫卫的文字是惊人的朴素和干净。他爱惜文字，宝贝文字，对辞赘语句，抑或“抒情”，保持高度警惕，按照鲁迅先生所说，“不用什么难字，给10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总是平白写去，美感自在。全书30篇，每篇都很短。不论从头条看，还是任意翻看一篇：《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小姑娘》，或是《偷偷去看一个人》……读来都会心动，都会“会心微笑”，引发对自己童年的回想；都能捉摸到一个孩子童年的春天。正如高洪波在《题〈小风车的春天〉》诗中所说，“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拥有的春天却辽阔无比”。

也许有的评委和我一样，对韩开春并不怎么熟悉。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对他作品的欣赏。《虫虫》一书中，文章，最初多发表在《北方文学》《散文》《山花》《中华散文》《散文百家》等成人刊物上，几乎没有在儿童文学报刊上发表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韩开春的心中是有孩子的。这次评奖正值暑期，学校放假。评奖办公室一位同志的儿子一时没有去处，来玩了几天。这个10岁的小男孩读了《虫虫》，说是“太好玩了！”随口就举出书中许多孩子“好玩”、“有趣”的细节。许多年前郭绍虞先生为陈伯吹先生的一本儿童散文集的题词：“小孩读了笑嘻嘻，大人读了笑眯眯。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神技’。”可话说，韩开春看的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神技”——他以儿童的视角看“虫虫”舞蹈玩耍，以儿童的耳朵听“虫虫”说话唱歌，以儿童的心灵去感受“虫虫”的喜悦哀乐，“撅着屁股，哈着腰”，与“虫虫”为伍，和“虫虫”做游戏。因此，有人甚至说，《虫虫》是中国版的《昆虫记》。

樊发稼的散文集《童年生活散记》，写亲人、写儿时伙伴、上学读书、感恩前辈等等，质朴中饱含深情。李姗姗的《青蛙很忙》，把一些动物科普知识，变为有趣的文学表达，许多篇章和《虫虫》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就说，这些动物的“小秘密”，读来“特别好笑”。还有萧萍的《请允许我忧伤地想念》、汤素兰的《奶奶星》，以及毛芦芦的《爸爸电影院》、张寄寒的《吹灯》等等，都各有特色，都是非常好的儿童散文读本。

徐鲁把诗思和细腻的情感融注在他大量的散文写作中，文笔隽茂动人。因为读到日本诗人小林一茶俳句中的一个句子：“小鹿吃过的萩花呀！”引发作者写了一篇《小鹿吃过的萩花》，回想少时体弱多病，妈妈总做“鸡蛋萩花薄饼”给他滋补身体的情景。那萩花，晚秋时节就开花，淡蓝色系的苞形花串，“在风中轻轻摆摆着，就像在为秋天画上最后的句号，美得让人心疼”。而写这篇散文的时候，亲爱的妈妈离开他“已经40多年了”。难以释怀的惆怅与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让人眼湿。正是这样的佳篇美文，结集而成这部内容丰饶饱满、手法精湛多样的不可多得的儿童散文集：《小鹿吃过的萩花》。

陆梅的《辛夷花 in 摇晃》，是“写给孩子的”，讲述感恩的书”。她认为“即便是给孩子（青少年）看的书，也可以谈谈历史和生命的大主题”。她写二战中遇害的犹太儿童，以及他们“以生命换来的遗产”；写集中营的艺术家们怎样悄悄地、秘密地给孩子们上课，教画画，排歌剧，举办音乐会，写诗。“他们要让孩子们懂得：身体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写当年幸存的孩子们都心存感激，“长久地怀念着，永远记得这些去了天堂的艺术家们的美丽心灵”。作者用书信的形式，感恩震撼世界的《安妮日记》的作者、15岁就病逝于集中营的安妮女孩。此外，作者通过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与智障儿子“不可思议”的共生共存，探讨“智障孩子的美好心灵”。同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甚至涉及生和死、苦难和不幸等等“不无沉重的话题”，从而赋予“感恩”新的内容和思考。于是，《辛夷花 in 摇晃》就有了丰盈的价值，是一部“让灵魂醒着”的“别样”的“讲述感恩的书”，一部向流行于青少年中的“浅阅读”挑战和抵制

的书。不过，再美的风景，也会有某种“美中不足”。以我个人粗浅的认识，我想在“童年散文”、“文体探索或创新”、“幼儿散文”等方面，说点所谓“不足”的话，就教于读者朋友。

所谓“童年散文”或者说童年题材的散文创作，近几年确乎比较活跃。本届评奖收到的参评作品，就有很大的部份是与童年有关的，包括两部获奖作品，《小小孩的春天》直接就是“一本回望儿时生活的散文集”；《虫虫》也与童年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类题材的活跃，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今天的孩子被迫在所谓“起跑线”上，压力大，竞争剧烈，一个“小升初”就让孩子和整个家庭乱成一团，童年的快乐成了许多孩子奢侈的渴望。不少作家有感于此，情倾笔端，回望童年，在记忆中寻找和抒写童年的快乐时光，从而给倡导“快乐童年”的今天一个参照，一个提醒，给孩子们一种快乐的向往。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是童年作为一个成长阶段，作为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忧伤和磨难，我想这些都是作家不能回避的。我觉得在当下，我们特别需要在轻盈中蕴含生活硬度和思想重量的童年散文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童年。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把握回望童年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当下，关注现实中的城乡孩子们，用更多的笔墨去书写他们的童年生活呢？

儿童散文出现较晚，是冰心、郭风等前辈不懈的耕耘、提倡、示范，才成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单独的门类。但是儿童散文的文体，依然在不断地创新发展。郭风前辈生前曾经说过，一个作家要在文学上有建树，一是要在文体上有独创性，二是在表现形式上即作家的用语方式要独到。就郭风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不断地对儿童散文的文体进行探索，开创了童话体儿童散文、散文诗，就是文体上的独创性；而他的语言和他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可复制的郭风式的。郭风前辈过世后，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上海的张洁、云南的湘女，就鲜有作家有意识地对儿童散文的文体进行探索了。我一直认为，在不影响主体真实的前提下，儿童散文创作也是可以想象甚至添加某些虚构的色彩。须知，作为成年人的作家，把自己“幻化”成一个孩子而写作儿童散文，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虚构，因此我觉得，儿童散文的文体应该更多样更开放更包容。儿童散文不能拘泥于某种形式，它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正如树木在不同的季节总是用不同的色彩来打扮自己，但它还是树木。

最后说说幼儿散文。这是适宜于3至8岁幼儿听、读的短小、活泼的散文。早上起床、晚上睡觉的花朵，竹叶上的珍珠，小溪流里的鱼虾，天空的白云，海上的浪花，小猫的淘气，小鸟的歌唱……，都会出现在作家笔下，而成为一篇漂亮的幼儿散文。这是真正的“浅语的艺术”，让幼小的孩子初识文字之美，接受爱的熏陶。许多著名的作家如陈伯吹、郭风、鲁兵、圣野、冯幽君、金波、吴城、樊发稼、佟冬仁、黄亦波、胡木仁等，都培植过幼儿散文的花朵。遗憾的是，近几年不怎么多见了，特别让人忧虑的是，致力写幼儿散文的年轻一代作家，真是寥若晨星。前些时，在《文艺报》的“少儿文艺”版，读到党兴昶的一组幼儿散文《草地和羊群（外八篇）》，真有一种久违了的欣喜。多么希望幼儿散文花朵竟放，听到孩子稚嫩琅琅诵读的童声！

